

第五十五回

色邪淫戲唐三藏

性正修持不壞身

却說孫大聖與豬八戒正要使法定那些婦女，忽聞得風響處，沙僧嚷開，急回頭時，不見了唐僧。行者道：『是甚人來搶師父去了？』沙僧道：『是一個女子，弄陣旋風，把師父攝去也。』行者聞言，唵哨跳在雲端裏，用手搭涼篷，四下裏觀看，只見一陣灰塵，風滾滾，往西北上去了；急回頭叫道：『兄弟們，快駕雲同我趕師父去來！』

八戒與沙僧，即把行囊捐在馬上，響一聲，都跳在半空裏去。慌得那西梁國君臣女輩，跪在塵埃，都道：『是白日飛昇的羅漢，我主不必驚疑。』唐御弟也是個有道的禪僧，我們都有眼無珠，錯認了中華男子，枉費了這場神思。請主公上輦回朝也。』女王自覺慚愧，多官都一齊回國不題。

却說孫大聖兄弟三人騰空踏霧，望着那陣旋風，一直趕來，前至一座高山，只見灰塵息靜，風頭散了，更不知妖向何方。兄弟們按落雲霧，找路尋訪，忽見一壁廂，青石光明，却似個屏風模樣。三人牽着馬轉過石屏，石屏後有兩扇石門，門上有六個大字，乃是「毒敵山琵琶洞」。

八戒無知，上前就使釘鈹築門。行者急止住道：「兄弟莫忙，我們隨旋風趕便趕到這裏，尋了這會，方遇此門，又不知深淺如何。倘不是這個門兒，却不惹他見怪？你兩個且牽了馬，還轉石屏前立等片時，待老孫進去打聽個有無虛實，却好行事。」沙僧聽說，大喜道：「好好！正是粗中有細！」他二人牽馬回頭。孫大聖顯個神通，捻着訣，念個呪語，搖身一變，變作蜜蜂兒，真個輕巧！你看他——

翅薄隨風軟，腰輕映日纖。嘴甜曾覓蕊，尾利善降蟾。釀蜜功何淺，投衙禮自謙。如

今施巧計，飛舞入門簷。

行者自門縫處鑽將進去，飛過二層門裏，只見正當中花亭子上端坐着一個女妖，左右列幾個彩衣繡服丫髻兩摯的女童，都歡天喜地，正不知講論甚麼。這行者輕輕的飛上去，釘在那花亭格子上，側耳纔聽，又見兩個總角蓬頭女子，捧兩盤熱騰騰的麵食，上亭來道：『奶奶，一盤是人肉餡的葷饅饅，一盤是鄧沙餡的素饅饅。』那女怪笑道：『小的們，攪出唐御弟來。』幾個彩衣繡服的女童，走向後房，把唐僧扶出。那師父面黃唇白，眼紅淚滴。行者在暗中嗟嘆道：『師父中毒了！』

那怪走下亭，露素葱十指纖纖，扯住長老道：『御弟寬心。我這裏雖不是西梁女國的宮殿，不比富貴奢華，其實却也清閑自在，正好念佛看經。我與你做個道伴兒，真個是百歲和諧也。』三藏不語。那怪道：『且休煩惱。我知你在女國中赴宴之時，不曾進得飲食。這裏葷素饅饅兩盤，憑你受用些兒壓驚。』三藏沉思默想道：『我待不說話，不吃東西，此怪比那女王不同，——女王還是人身，行動以禮；此怪乃是妖神——恐爲加害，奈何？……我三個徒弟，不知我困陷在這裏，倘或加害，却不枉丟性命……』以心問心，無計所奈，只得強打精神，開口道：

「葷的何如？素的何如？」

女怪道：「葷的是人肉餛飩，素的是鄧沙餛飩。」三藏道：「貧僧吃素。」那怪笑道：「女童看熱茶來，與你家長爺爺吃素餛飩。」一女童果捧着香茶一盞，放在長老面前。那怪將一個素餛飩劈破，遞與三藏。三藏將個葷餛飩團圓遞與女怪。女怪笑道：「御弟，你怎麼不劈破與我？」三藏合掌道：「我出家人，不敢破葷。」那女怪道：「你出家人不敢破葷，怎麼前日在子母河邊吃水高，今日又好吃鄧沙餛飩？」三藏道：「水高船去急，沙陷馬行遲。」

行者在格子眼聽着兩個言語相攀，恐怕師父亂了真性，忍不住，現了本相，掣鐵棒喝道：「孽畜無禮！」那女怪見了，口噴一道煙光，把花亭子罩住，教：「小的們，收了御弟！」他却拿一柄三股鋼叉，跳出亭門，罵道：「潑猴！怎麼敢私入吾家，偷窺我容貌？不要走！吃老娘一叉！」這大聖使鐵棒架住，且戰且退。二人打出洞外。那八戒、沙僧正在石屏前等候，忽見他兩個爭持，慌得八戒將白馬牽過，道：「沙僧，你只管看守行李馬匹，等老猪去幫打幫打。」好獸子，雙手舉鉞，趕上前，叫道：「師兄靠後，讓我打這潑賤！」那怪見八戒來，他又使個手段，噙了

一聲，鼻中出火，口內生煙，把身子抖了一抖，三股叉飛舞沖迎。

那女怪也不知有幾隻手，沒頭沒臉的滾將來。這行者與八戒兩邊攻住。那怪道：「孫悟空，你好不識進退！我便認得你，你是不認得我。你那雷音寺裏佛如來也還怕我哩。量你這兩個毛人，到得那裏都上來，一個個仔細看打！」這一場怎見得好戰：

女怪威風長，猴王氣概興。天蓬元帥爭功績，亂舉釘耙要顯能。那一個手多叉緊，煙光繞；這兩個性急兵強霧氣騰。女怪只因求配偶，男僧怎肯泄元精？陰陽不對，相持鬪，各逞雄才恨苦爭。陰靜養榮思動動，陽收息衛愛清清。致令兩處無和睦，叉鉞鐵棒賭輸贏。這個棒有力，鉞更能。女怪鋼叉丁對丁，毒敵山前三不讓，琵琶洞外兩無情。那一個喜得唐僧諧鳳侶，這兩個必隨長老取真經。驚天動地來相戰，只殺得日月無光星斗更！

三個戰鬪多時，不分勝負。那女怪將身一縱，使出個倒馬毒椿，不覺的把大聖頭皮上扎了一下。行者叫聲「苦啊！」忍耐不得，負痛敗陣而走。八戒見事不諧，拖着鉞，徹身而退。那怪

得了勝，收了鋼叉。行者抱頭，皺眉苦面，叫聲『利害！利害！』八戒到跟前問道：『哥哥，你怎麼正戰到好處，却就叫苦連天的走了？』行者抱着頭，只叫『疼！疼！疼！』沙僧道：『想是你頭風發了？』行者跳道：『不是！不是！』八戒道：『哥哥，我不曾見你受傷，却頭疼，何也？』行者哼哼的道：『了不得了！了不得了！我與他正然打處，他見我破了他的叉勢，他就把身子一縱，不知是件甚麼兵器，着我頭上扎了一下，就這般頭疼難禁，故此敗了陣來。』

八戒笑道：『只這等靜處常誇口，說你的頭是修煉過的，却怎麼就不禁這一下扎？』行者道：『正是。我這頭，自從修煉成真，盜食了蟠桃仙酒，老子金丹，大鬧天宮時，又被玉帝差大力鬼王，二十八宿，押赴斗牛宮外處斬，那些神將使刀斧鎚劍，雷打火燒，及老子把我安在八卦爐，煅煉四十九日，俱未傷損；今日不知這婦人用的是甚麼兵器，把老孫頭弄傷也。』沙僧道：『你放了手，等我看看，莫破了。』行者道：『不破！不破！』八戒道：『我去西梁國討個膏藥，你貼貼。』行者道：『又不撞不破，怎麼貼得膏藥？』八戒笑道：『哥哥，我的胎前產後病倒不曾有，你倒弄了個腦門癢了。』沙僧道：『二哥且休取笑，如今天色晚矣，大哥傷了頭，師父又

不知死活，怎的是好？」

行者哼道：「師父沒事。我進去時，變作蜜蜂兒，飛入裏面，見那婦人坐在花亭子上，少頃，兩個丫鬟，捧兩盤饌饌：一盤是人肉餚，葷的；一盤是鄧沙餚，素的。又着兩個女童扶師父出來，吃一個壓驚，又要與師父做甚麼道伴兒。師父始初不與那婦人答話，也不吃饌饌；後見他甜言美語，不知怎麼，就開口說話，却說吃素的。那婦人就將一個素的劈開，遞與師父。師父將個團圓葷的遞與那婦人。婦人道：「怎不劈破？」師父道：「出家人不敢破葷。」那婦人道：「既不破葷，前日怎麼在子母河邊飲水高，今日又好吃鄧沙餚？」師父不解其意，答他兩句道：「水高船去急，沙陷馬行遲。」我在格子上聽見，恐怕師父亂性，便就現了原身，掣棒就打。他也使神通，噴出煙霧，叫收了御弟，就輪銅叉，與老孫打出洞來也。」

沙僧聽說，咬指道：「這潑賤也不知從那裏就隨將我們來，把上項事情都知道了！」八戒道：「這等說，便我們安歇不成。莫管甚麼黃昏半夜，且去他門上索戰，嚷嚷鬧鬧，攪他個不睡，莫教他捉弄了我師父。」行者道：「頭疼，去不得！」沙僧道：「不須索戰。一則師兄頭痛；二

來我師父是個真僧，決不以色空亂性。且就在山坡下，閉風處，坐這一夜，養養精神，待天明再作理會。」遂此，三個弟兄，拴牢白馬，守護行囊，就在坡下安歇不題。

却說那女怪放下兇惡之心，重整歡愉之色，叫：「小的們，把前後門都關緊了。」——又使兩個支更，防守行者。——「但聽門響，即時通報。」却又教：「女童，將臥房收拾齊整，掌燭焚香，請唐御弟來，我與他交歡。」遂把長老從後邊攙出，那女怪弄出十分嬌媚之態，攙定唐僧道：「常言『黃金未爲貴，安樂值錢多。』且和你做會夫妻兒，耍子去也。」

這長老咬定牙關，聲也不透，欲待不去，恐他生心害命，只得戰兢兢，跟着他步入香房，却如痴如癡，那裏抬頭舉目？更不會看他房裏是甚牀鋪幔帳，也不知有甚箱籠梳妝。那女怪說出的雨意雲情，亦漠然無聽，好和尚，真是——

目不視惡色，耳不聽淫聲。他把這錦繡嬌容如糞土，金珠美貌若灰塵。一生只愛參禪，半步不離他地。那裏會惜玉憐香？只曉得修真養性。那女怪，活潑潑，春意無

邊這長老，死丁丁，禪機有在。一個似軟玉溫香，一個如死灰槁木。那一個展鴛衾，淫興濃濃；這一個束褊衫，丹心耿耿。那個要貼胸交股和鸞鳳，這個要面壁歸山訪達摩。女怪解衣，賣弄他肌香膚膩；唐僧歛衽，緊藏了糙肉粗皮。女怪道：『我枕剩衾閑何不睡？』唐僧道：『我頭光服異怎相陪？』那個道：『我願作前朝柳翠翠。』這個道：『貧僧不是月關黎。』女怪道：『我美若西施還嫌娜。』唐僧道：『我越王因此久埋屍。』女怪道：『御弟你記得寧教花下死，做鬼也風流。』

唐僧道：『我的真陽爲至寶，怎肯輕與你這粉骷髏……』

他兩個散言碎語的，直鬧到更深，唐長老全不動念。那女怪扯扯拉拉的不放，這師父只是老老成成的不肯，直纏到有半夜時候，把那怪弄得惱了，叫：『小的們，拿繩來！』可憐將一個心愛的人兒，一條繩，綑的像個猿猴模樣；又教拖在房廊下去，却吹滅銀燈，各歸寢處，一夜無詞。

不覺的鷄聲三唱，那山坡下孫大聖欠身道：『我這頭疼了一會，到如今也不疼不麻，只

是有些作癢。』八戒笑道：『癢便再教他扎一下，何如？』行者啐了一口道：『放放放！』八戒又笑道：『放放放！我師父這一夜倒浪浪浪！』沙僧道：『且莫鬪口。天亮了，快趕早兒捉妖怪去。』行者道：『兄弟，你只管在此守馬，休得動身。』豬八戒跟我去。』

那獸子抖擻精神，束一束皂錦直裰，相隨行者，各帶了兵器，跳上山崖，竟至石屏之下。行者道：『你且立住。只怕這怪物夜裏傷了師父，先等我進去打聽打聽。倘若被他哄了，喪了元陽，真個虧了德行，却就大家散火。若不亂性情，禪心未動，却好努力相持，打死精怪，救師父去。』八戒道：『你好痴啞！常言道：『乾魚可好與貓兒作枕頭？』就不如此，就不如此，也要抓你幾把。』行者道：『莫胡疑亂說，待我去。』

好大聖，轉石屏，別了八戒，搖身還變個蜜蜂兒，飛入門裏。見那門裏有兩個丫鬟，頭枕着椰鈴，正然睡哩。却到花亭子觀看，那妖精原來弄了半夜，都辛苦了，一個個都不知天曉，還睡着哩。行者飛來後面，影影的只聽見唐僧聲喚。忽抬頭，見那房廊下四馬攢蹄細着師父，行者輕輕的釘在唐僧頭上，叫：『師父。』唐僧認得聲音，道：『悟空來了？快救我命！』行者道：『夜

來好事如何？』三藏咬牙道：『我寧死也不肯如此！』行者道：『昨日我見他有相憐相愛之意，却怎麼今日把你這般挫折？』三藏道：『他把我纏了半夜，我衣不解帶，身未沾牀。他見我不肯相從，纔細我在此。你千萬救我取經去也！』

他師徒們正然問答，早驚醒了那個妖精。妖精雖是下狠，却還有流連不舍之意。一覺翻身，只聽見「取經去也」一句，他就滾下牀來，厲聲高叫道：『好夫妻不做，却取甚麼經去？』行者慌了，撇却師父，急展翅飛將出去，現了本相，叫聲「八戒」。那猢猻子轉過石屏道：『那話兒成了否？』行者笑道：『不會！不會！老師父被他摩弄不從，惱了，細在那裏。正與我訴說前情，那妖驚醒了，我慌得出來也。』八戒道：『師父曾說甚來？』行者道：『他只說衣不解帶，身未沾牀。』八戒笑道：『好好！好好！還是個真和尚！我們救他去！』

猢猻子粗鹵，不容分說，舉釘鈹，望他那石頭門上儘力氣一鈹，叮叮喇喇，築做幾塊。說得那幾個枕梆鈴睡的丫鬢，跑至二層門外，叫聲「開門！前門被昨日那兩個醜男人打破了！」那女怪正出房門，只見四五個丫鬢，跑進去報道：『奶奶，昨日那兩個醜男人又來把前門已打破

矣。」

那怪聞言，即忙叫：『小的們燒湯洗面梳妝！』叫：『把御弟連繩抬在後房收了，等我打他去！』好妖精走出來，舉着三股叉，罵道：『潑猴野處老大無知，你怎敢打破我門！』八戒罵道：『潑淫賤貨！你倒困陷我師父，返敢硬嘴！我師父是你哄將來做老公的，快快送出饒你！敢再說半個不字，老豬一頓，連山也築倒你的！』

那怪那容分說，抖擻身軀，依前弄法，鼻口內噴煙冒火，舉鋼叉就刺八戒。八戒側身躲過，着鉞就築。孫大聖使鐵棒並力相幫，那怪又弄神通，也不知是幾隻手，左右遮欄。交鋒三五個回合，不知是甚兵器，把八戒嘴唇上也扎了一下。那猢猻拖着鉞，侮着嘴，負痛逃生。行者却也有些怕他，虛丟一棒，敗陣而走。那怪得勝而回，叫小的們搬石塊壘了前門不題。

却說那沙和尚正在坡前放馬，只聽得那裏豬哼，忽抬頭，見八戒侮着嘴，哼將來。沙僧道：『怎的說？』猢猻子哼道：『了不得了！了不得了！——疼疼疼！』說不了，行者也到跟前，笑道：『好猢猻！』

子啊！昨日呪我是腦門癰，今日却也弄做個癰嘴疽了！」八戒哼道：「難忍難忍，痛得緊！利害！」

三人正然難處，只見一個老媽媽兒，左手提着青竹籃兒，自南山路上挑菜而來。沙僧道：「大哥，那媽媽來得近了，等我問他個信兒，看這個是甚妖精，是甚兵器，這般傷人。」行者道：「你且住，等老孫問他去來。」行者急睜睛看，只見頭直上有祥雲蓋頂，左右有香霧籠身。行者認得，即叫：「兄弟們，還不來叩頭？那媽媽是菩薩來也。」慌得豬八戒忍痛下拜，沙和尚牽馬躬身，孫大聖合掌跪下，叫聲：「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靈威觀世音菩薩。」

那菩薩見他們認得元光，即踏祥雲，起在半空，現了真像。原來是魚籃之像。行者趕到空中，拜告道：「菩薩，恕弟子失迎之罪！我等努力救師，不知菩薩下降；今遇魔難難收，萬望菩薩搭救搭救！」菩薩道：「這妖精十分利害。他那三股叉是生成的兩隻鉗腳，扎入痛者，是尾上一個鈎子，喚做「倒馬毒」。本身是個蝎子精。他前者在雷音寺聽佛談經，如來見了，不合用手推他一把，他就轉過鈎子，把如來左手中指指上扎了一下。如來也疼難禁，即着金剛拿他。」

他却在這裏。若要救得唐僧，除是別告一位方好。我也是近他不得。」

行者再拜道：「望菩薩指示，指示，別告那位去好，弟子即去請他也。」菩薩道：「你去東

天門裏，光明宮告求昴日星官，方能降伏。」言罷，遂化作一道金光，竟回南海。孫大能纔按雲

頭，對八戒、沙僧道：「兄弟放心，師父有救星了。」沙僧道：「是那裏救星？」行者道：「纔然菩

薩指示，教我告請昴日星官。老孫去來。」八戒侮着嘴哼道：「哥啊！就問星官討些止疼的藥

餌來！」行者笑道：「不須用藥，只似昨日疼過夜就好了。」沙僧道：「不必煩敝，快早去罷。」

好行者，急忙駕筋斗雲，須臾到東天門外，忽見增長天王當面作禮道：「大聖何往？」行

者道：「因保唐僧西方取經，路遇魔障纏身，要到光明宮見昴日星官走走。」忽又見陶、張、辛

鄧，四大元帥，也問何往。行者道：「要尋昴日星官去降妖救師。」四大帥道：「星官今早奉玉

帝旨意，上觀星臺巡劄去了。」行者道：「可有這話？」辛天君道：「小將等與他同下斗牛宮，

豈敢說假？」陶天君道：「今已許久，或將回矣。」大聖遂先去光明宮，如未回，再去觀星臺可

也。」大聖遂喜，即別他們，至光明宮門首，果是無人，復抽身就走，只見那壁廂有一行兵士攔

列後面星官來了。那星官還穿的是拜駕朝衣，一身金縷，但見他——

冠簪五岳金光彩，笏執山河玉色瓊。袍掛七星雲纓，腰圍八極寶環明。叮嚀珮響如敲韻，迅速風聲似擺鈴。翠羽扇開來昴宿，天香飄襲滿門庭。

前行的兵士，看見行者立於光明宮外，急轉身報道：『主公，孫大聖在這裏也。』那星官歛雲霧，整束朝衣，停執事，分開左右，上前作禮道：『大聖何來？』行者道：『專來拜煩教師父一難。』星官道：『何難？在何地方？』行者道：『在西梁國毒敵山琵琶洞。』星官道：『那山洞有甚妖怪，却來呼喚小神？』行者道：『觀音菩薩適纔顯化，說是一個蝎子精。特舉先生方能治得，因此來請。』星官道：『本欲回奏玉帝，奈大聖至此，又感菩薩舉薦，恐遲誤事，小神不敢請獻茶，且和你去降妖精，却再來回旨罷。』

大聖聞言，即同出東天門，直至西梁國。望見毒敵山不遠，行者指道：『此山便是。』星官按下雲頭，同行者至石屏前山坡之下。沙僧見了道：『二哥起來，大哥請得星官來了。』那獸子還侮着嘴道：『恕罪！恕罪！有病在身，不能行禮。』星官道：『你是個修行之人，何病之有？』

八戒道：『早間與那妖精交戰，被他着我唇上扎了一下，至今還疼哩。』星官道：『你上來，我與你醫治醫治。』馱子纔放了手，口裏哼唧道：『千萬治治！待好了謝你。』

那星官用手把嘴唇上摸了一摸，吹一口氣，就不疼了。馱子歡喜下拜道：『妙啊！妙啊！』

行者笑道：『煩星官也把我頭上摸摸。』星官道：『你未遭毒，摸他何爲？』行者道：『昨日也曾遭過，只是過了夜，纔不疼；如今還有些麻癢，只恐發天陰，也煩治治。』星官真個也把頭上摸了一摸，吹口氣，也就解了餘毒，不麻不癢了。八戒發狠道：『哥哥，去打那潑賤去！』星官道：『正是，正是。你兩個叫他出來，等我好降他。』行者與八戒跳上山坡，又至石屏之後。馱子口裏亂罵，手似撈鉤，一頓釘鉞，把那洞門外疊疊的石塊爬開，闖至一層門，又一釘鉞，將二門築得粉碎。慌得那門裏小妖飛報：『奶奶！那兩個醜男人又把二層門也打破了！』

那怪正教解放唐僧討素茶飯與他吃哩，聽見打破二門，即便跳出花亭子，輪叉來刺八戒。八戒使釘鉞迎架。行者在旁，又使鐵棒來打。那怪趕至身邊，要下毒手，行者與八戒識得方法，回頭就走。那妖怪趕過石屏之後，行者叫聲：『昴宿何在？』只見那星官立於山坡之上，現